



Awarded Novels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

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经典著作
科特·马希拉奖童书《铁巨人》姊妹篇

铁巨 人 The Iron Woman 和他的朋友

[英]特德·休斯 著 [英]安德鲁·戴维森 绘 陈笑黎 译



在直面风暴中获得重生的勇气。



云南出版集团



光华书店



Awarded Novels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

铁巨人 The Iron Woman 和他的朋友

〔英〕特德·休斯 著

〔英〕安德鲁·戴维森 绘 陈笑黎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巨人和他的朋友 / (英) 特德·休斯著；陈笑黎译。—昆明：
晨光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414-9301-0

I. ①铁… II. ①特… ②陈… III. ①儿童小说－长
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2566 号

THE IRON WOMAN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copyright © 2018 by Yutian Hanfeng Books Co. Ltd.

First published in 1993 by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copyright © The Estate of Ted Hughes, 1993

Illustrations © Andrew Davidson, 1993

All rights reserved.

铁巨人 和他的朋友 The Iron Woman

出版人 吉 彤

作 者 [英] 特德·休斯

翻 译 陈笑黎

绘 画 [英] 安德鲁·戴维森

项目策划 禹田文化

责任编辑 王林艺

项目编辑 杨 博

版权联系 王彩霞 陈 甜

美术编辑 沈秋阳

封面设计 萝 卜

版式设计 晓 珍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新闻出版大楼

邮 编 650034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45 毫米×210 毫米 32 开

印 张 4.5

I S B N 978-7-5414-9301-0

定 价 20.00 元

退换声明：若有印刷质量问题，请及时和销售部门（010-88356856）联系退换。

诗意的沉重与轻盈

比起儿童文学作家，特德·休斯更被世人熟知的身份是诗人，并且是“桂冠诗人”（这个称号用于肯定诗歌创作上的成就，算是一项殊荣）。他的诗常如巨浪汹涌，用野性的力量表达悲天悯人的情怀。这股力量、这般情怀在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亦未削减。且是“铁巨人”的形象，已是莽莽的、庞大的、力量非凡的。

休斯素来关注人类的命运。他深谙人性是一种物种间的关系，从而以笔耕犁，为自然繁衍，为动物吟诗，描绘困境中的鹰、狗鱼、乌鸦、美洲虎，描绘原始的世界，赞美它们生动的灵魂与野性的力量。

诗化的语言和诗性的想象也延续在了“铁巨人”作品的书写中。

休斯自由地舒展他诗人本性中的敏感与柔软，大段地描绘铁巨人眼中的世界。有时候是轻缓的：“那片沼泽地一直是一个孤独的地方。……天上挂着柔和的云彩，有点蓝又有点粉的天空整个在缓慢地移动。”有时是可怕的：“在听到那可怕的哭声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嘴巴大张、眼睛

恐怖的微小生物，它们附在野草或卵石上。他们还瞥见了一簇鱼儿的脸，就好像看见一棵被照亮的树，树叶飘舞，每一片树叶都是一条鱼儿的脸，尖叫着在夜晚的狂风中颤抖。”有时是沉钝的：“巨大的身影在河岸上慢慢地跳起了舞。……她跺脚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慢节奏的低音鼓点，在她的铁身体里回响。”有时是急促的：“仿佛是停止了，但只是一瞬间，像是一个溜冰者用一只冰鞋旋转，在每一次旋转的间隙里非常迅速地暂停一下。”有时疾声嘶吼着，带着鼓点节奏的压迫：“蜘蛛云耸立起来，像刚从海里挣扎出来的鲸鱼一样，随后摔倒在小镇。它再一次耸立，再一次摔倒。这家伙开始干呕，嘴巴咧开，一直咧到眼球都凸出来了，像软胎上的气孔。它的舌头伸在外面，东甩西甩。……它的嘴巴向两侧扯得好宽，似乎里面的肉都要翻到外面了。这个巨大的黑影在田野里乱蹦乱跳，它的干呕声如同连绵的雷声。……突然间，那嘴巴闭上了，蜘蛛云一头栽倒在小镇上，无声无息，一动不动。”

这言语的风，吹一阵沉重，吹一阵轻盈，吹得世界更无边、更挣扎、更壮阔。壮阔也来源于拥挤在文字间的生物们——梭子鱼、鳗鱼、蝾螈、水蛭、水蚊、甲壳虫、鳊鱼、鲈鱼、鲤鱼。在休斯的笔下，“钢铁夫人”将顽固不化的

人类男性统统变成了水生物——蠢笨的、粘腻的只能吞吃蠕虫的大鱼和青蛙们。文字间一下子显得很拥挤。因为你无法抑制对每一个变身后的水生物的想象，就像是在阅读十几倍的《变形记》，脑袋瞬时被奇妙的景象充满。它们还西装革履，却在衬衫的领口伸出鱼的、虫子的、青蛙的脑袋，各式各样。它们躺在泳池里、浴缸里、被污染的河水里，如同烂泥不得动弹。这狂放无边的想象，打通生命体间的色彩、混沌、痛感，将世界掀翻。作品的主题也正是因这沸腾的想象而更加沉重——他借“化鱼”的形式剥开了工业社会下人类灵魂的异化。

诗性的想象为小说绘染上强烈的象征意味和寓言色彩，在“沉重”与“轻盈”的交互下，作品间呈现出了精神家园的“守望”与“归复”。“钢铁先生”以守护者的姿态守望人类家园。而“钢铁夫人”从沼泽而来，带着复苏万物的使命惩治人类的过错，最终祥和回溯，天地安宁。休斯正是借守护者的守望、抗争、归复，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他清晰地认识到人类的理性力量和自然的本能力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他要将其书写出来、呐喊出来，在土地上、在灵魂里不断地抗争着、舞蹈着、燃烧着。因此，休斯的包括“铁巨人”故事在内的许多作品，都带

着这般沉重与轻盈。有些“沉重”状似轻盈，有些“轻盈”内涵沉重。有些“沉重”悲悯宽广，有些“轻盈”抚慰心头。

沉重与轻盈的，不仅仅是作品本身。《铁巨人》曾于1999年被美国人搬上大荧幕。颇有深意的是，电影只是沿用了“铁巨人”和小男孩霍加思的人物形象，故事节奏却是温馨而轻盈。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影片中几近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在冷战背景下对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探索。这是上个世纪末美国人的解读，以“轻盈”的镜头表达呈现“沉重”的灵魂拷问，以陪伴取代精神的“归复”。

如今这两部作品被带到中国孩子的面前，借以“轻盈”的中国语言和“沉重”的作品主题，希望我们的孩子将能读到最饱满、最栩栩如生的“铁巨人”。

我不禁好奇，处在速食社会背景下的他们，将如何感受这“钢铁先生”和“钢铁夫人”呢？他们将如何去体味生命的“沉重”与“轻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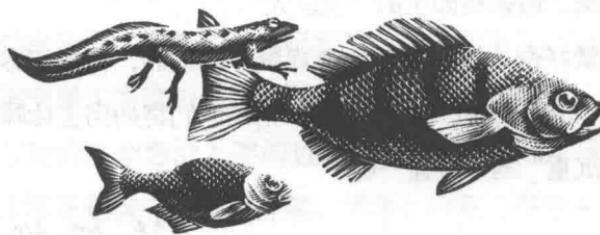
陈笑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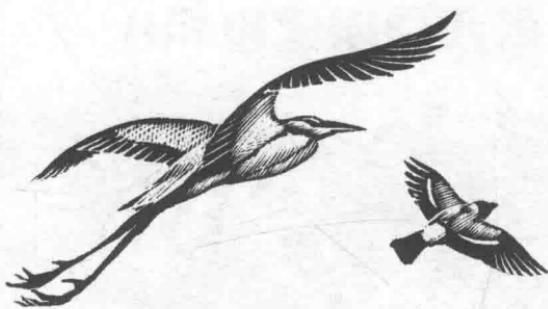
CONTENTS
目 录

一 沼泽地里的巨人黑影 1

二 鬼梦 14

三 无穷无尽的叫喊声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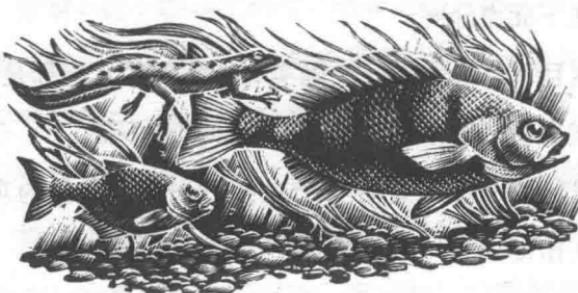


四 万能的力量 75

五 到河里去 87

六 乌云里的风暴 107

沼泽地里的巨人黑影



学校放假了，复活节假期开始了。那件事刚发生时，露西正走回家的路上，她沿着泥泞的小路走着，两岸都是芦苇。她经过小路下面那条深深的排水沟，转身走上了那座小桥。她给这座桥起了个名字，叫水獭宴，因为有一次她在桥边看见一只水獭，它正在黑色的水面上吃鳗鱼。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可只要踏上这段路，她还是会兴奋不已，总会急切地向前面的小桥看去。

今天，小桥上跟往常一样，空无一人。一个人过桥时，她又透过栏杆去看黑色的水面。她总是会这样做，万一桥下的水里有只水獭正抬头看她呢，或者恰好那时它就在下面游泳呢。

而且，今天水里好像确实有什么东西。但那是什么呢，就在桥下的水里？她靠着栏杆，向下看。

黑暗的水流深处有一个东西——一个白色的东西，一直在扭动。是一条鱼吗？

她忽然明白了。原来是一条鳗鱼——它的动作奇怪极了。一开始，她还以为是两条鳗鱼在打架。不不，只是一条鳗鱼。它蜷缩成一团，又松开身体。接着，它快速在水里打转，一遍遍地蜿蜒游过。有一瞬间，它的尾巴正好跃出了水面。接着它又挣扎着钻入泥巴中，身后留下一朵灰色的云在飘动。它又露出了水面，脑袋伸向空中。她看见了它像鸟嘴一样的脸，它的小嘴巴张着。她看见了它嘴里白白的肉。

然后它又蜷缩起身体，蠕动着，翻滚着。好小的一

条鳗鱼呀，只有一英尺长。

它跳着自己的舞步，扭动身体，打着转，猛冲而去，任凭排水沟的水流把它带走。很快，它便消失在水波下了。接着，在下游二十码处，她看见它又把头伸了出来。水面荡起一个漩涡，它消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它的头又伸了出来，伸头，伸头，伸头。

它是怎么一回事啊？看着它古怪的脑袋不断地伸出来，它的小嘴巴张着，她觉得自己腹部某处有一阵痛苦的痉挛。她想把鳗鱼舀上来，帮帮它。它需要帮助。它看起来不太对劲儿。

就在那一刻，就在她盯着排水沟泛起水波时，鳗鱼蜿蜒游进了高高的芦苇荡里，她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感觉。

一开始，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头重脚轻，晕乎乎的。她紧紧抓住小桥的栏杆，两只脚分开撑住地面。她仿佛感到栏杆本身推了她的手一把。

是什么东西呢？

“嘎嘎！嘎嘎！嘎嘎嘎！”

一只懒散邋遢的苍鹭正从芦苇床往上攀爬，它飞翔的姿势不像一只正常的苍鹭，它们平时都会缓慢而庄严地挥动翅膀，而它却手舞足蹈，腾起身子，仿佛在一个无形的螺旋楼梯上跳跃。接着，它从很高的地方向沼泽那边的大海一头栽去。有什么东西把它吓成这样？是什么呢？沼泽里有一个东西把它吓着了。看见苍鹭被吓到，露西也给吓坏了。

那片沼泽地一直是一个孤独的地方。此刻，她感觉到了那种孤独。她站在那里，抬头看天，天上挂着柔和的云彩，有点蓝又有点粉的天空整个在缓慢地移动。她又向排水沟边看了看，芦苇全倒向了一侧，在微风中轻轻地点头。那条鳗鱼看不见了。被缓缓的水流带着穿过沼泽时，它会不会仍然不停地蠕动，伸出头来？她低头看着桥下的排水沟，黑色的水流默默地流淌，水面上漂过轻盈荡漾的漩涡。

那东西又来了。她脚下的桥面在跳动，栏杆又震了一下她的手。与此同时，排水沟的水波忽然混浊不清了，

整个水面像是蒙上了一面有着轻微涟漪的纱网。

地震！肯定是地震了。

一种全新的恐惧攫住了露西。一时间，她一动也不敢动。一想到小桥会塌掉，她会掉进排水沟，与蠕动的鳗鱼们为伍，这简直糟透了。一想到沼泽地会裂开一条大缝，她自己、所有的水、淤泥、鳗鱼以及芦苇，都会一股脑掉入深不见底的黑洞里，说不定会直接掉进地球的中央，这简直更糟了。她觉得自己的脚趾卷成了爪子，鞋底像被电击了一样。

她马上走了起来，可是就像走在摩天大楼之间窄窄的弹跳板上。她小心翼翼地抬起每一只脚，坚定但又缓慢地落在地上。她尽可能地快走，然而又走不怎么快。可是很快——控制不住地——她开始奔跑。如果地震时天花板砸到妈妈可怎么办？如果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村子被夷为平地可怎么办？如果工厂里高耸入云的设备倒下来，砸到爸爸可怎么办？

当她一路跑着时，那东西又来了，她失去了平衡，

她的左脚踢到了右腿肚，她跌倒了。她趴在地上，无精打采，喘不过气，而那东西又来了。这一次，路面仿佛在撞击她的胸部和胃，撞得非常狠。随后，又撞了一下。每一次撞击，她都能看到脸下的砾石在轻轻地跳动。就在她躺在地上时，她听见了最诡异的声音。不像是她听过的任何鸟鸣，这声音来自她身后的沼泽地。它是一种拖长的悲鸣，有些像消防车的警笛。她跳起身，开始茫然地跑起来。

一个脑袋已经冒出来了。它看上去仍不太像是个脑袋——就是个巨大的黑色肿块，头戴芦苇，淌着淤泥。不过它的嘴巴是可以看清的，发出那第一声悲鸣之后，它的嘴唇慢慢地动了起来，像螃蟹的嘴一样，吐出一些淤泥和草根。

又过了半个小时，这肿块才又动弹了。它移动时，两边的芦苇向上膨起，起起伏伏，水汪汪的黑色淤泥从芦苇上淌下来。这个脑袋抬高了，能被看清了，只

见它的嘴巴张着，发出长长的、低沉的呻吟声。它又发出了一声呻吟，这声呻吟变成了一声哀号。一只飞在沼泽地上空的海鸥，如同一张纸片疯狂地向上打着旋，因为看到那个淌水的身影像悬崖绝壁一样忽然耸立在眼前，黑色的淤泥和结了块的芦苇须如同瀑布从身上倾泻而下，看到草蛇蠕动身体，水鼠乱蹬前爪，海鸥眨着眼睛尖叫着掉了下来。

那个黑影有两三头大象那么大。它看起来像是一只长了河马头的大恐龙，正四脚着地想从一个史前的沥青坑里爬出来。现在它仍然像一只恐龙一样，直挺挺地坐着。突然间，它看起来又像是一个人——很庞大，但是长着人类的模样。它的两只大手抓住脑袋，把拖泥带水的芦苇从头上甩掉了。接着，在一阵汩汩声和吮吸声中，这家伙呻吟着站了起来。一个好大的大块头，黑色淤泥的人形塑像斜倾身子，呻吟着，在孤独的沼泽地上高高耸立。

大概半英里之外，一位鸟类观察者蹲在一个麻鸦巢前，手里捧着一只死去的麻鸦，另一只手抚摸着这只死鸟孵过的冰冷的蛋。一整天，他都躲在半英尺外的藏身之处观察这只鸟，等待孵蛋的结果。他知道这些小家伙们已经晚产了。最初的震颤声传来时，三脚架上的照相机震得抖动起来，他告诉自己那是远处采石场爆破的声音。他猜想，那声怪异的尖啸声应该是某种工厂的警报声。他知道城外有一家很大的工厂，离这儿只有两三英里。还能是其他什么声音呢？等到第二声轰隆隆的巨响传来时，他正好看见一样更令人惊骇的东西。他透过双筒望远镜向前望去，看到两只大绿头蝇正检查鸟巢上麻鸦的一只眼睛。他这才震惊地意识到鸟儿已经死了。整整一天，也许还包括昨天，他都在观察一只死鸟。这可比任何噪音都要致命啊。他吃力地爬出来，把死去的鸟妈妈从鸟蛋上抱了起来。他吓坏了，因为鸟妈妈已经浑身僵硬了。

等他起身站在那里，这才想到要把这只鸟和它的蛋